



閱讀和欣賞

现代文学部分(六)



北京出版社





阅读和欣赏

现代文学部分(六)

北京出版社

阅 读 和 欣 赏

现代文学部分(六)

编委: 邾 琰 刘锡庆 辛宪锡 赵祖谟

本辑责任编辑: 邾 琰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4,000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700

书号: 10071·586 定价: 1.25元

目 录

蒲风：茫茫夜……………（1）

茫茫暗夜报晓声

——读蒲风《茫茫夜》……………仁 清（8）

冯至：原野的小路……………（18）

清新婉丽的友谊之歌

——读冯至的十四行诗《原野的小路》……………李 泱（19）

老舍：想北平……………（25）

读老舍先生的《想北平》……………张寿康（28）

茅盾：香市……………（35）

大题小做，借斑窥豹

——《香市》欣赏……………丁尔纲（38）

郁达夫：仙霞纪险……………（47）

跌宕多姿，曲尽其妙

——读郁达夫的《仙霞纪险》……………余 飘（52）

鲁迅：秋夜……………（57）

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

——《秋夜》赏析……………高起祥（60）

朱自清：春……………（68）

如诗如画，春意盎然

——读朱自清散文《春》……………晓 珠 (70)

吴伯箫：记一辆纺车…………… (75)

看似寻常最奇崛

——《记一辆纺车》读后……………胡若定 (80)

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88)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浅析……………吴三元 (94)

许地山：春桃…………… (98)

三个好人，一出悲剧

——读许地山的小说《春桃》……………王景山 (121)

鲁彦：柚子…………… (128)

热烈的愤懑 淡淡的烦冤

——析《柚子》……………张恩和 (137)

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 (145)

从这里去透视社会人生

——读《在其香居茶馆里》……………易新鼎 (161)

汪曾祺：大淖记事…………… (167)

诗意盎然谱华章

——汪曾祺《大淖记事》赏析……………赵祖谟 (189)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 (200)

真实、自然、有深意

——读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陈 娟 (230)

王愿坚：党费…………… (236)

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

——短篇小说《党费》简析……………杨绪先 (248)

茫 茫 夜

——农村前奏曲

蒲 风

—
半夜里，黑幕挂在山峭，
月隐了，繁星也失掉。
天空，天空里漆黑的云团在滚动，
那狂风，狂风在人间骚扰！

沙……沙……沙……

号……号……号……

半夜里，沉重的黑幕遮住全村，
不分明，纵是溪流通过了村心。
显出一边是毗邻着的黑的屋脊，
一边是广阔的田野，阡陌层层的。
断断续续的水声好似锣音，
那狂风，狂风里更夹杂着
稀疏的，稀疏的吠声。

沙，沙沙沙……

汪，汪汪……

号，号号号……

二

沙……沙……沙，号号号！

汪……汪……汪，号号号！

母亲，母亲在风声中惊醒，

向着黑暗，她睁着大眼睛；

倾着耳朵，谛听，谛听！

耳朵里，耳朵里旋转着种种声音！

沙，沙，沙……号，号，号……

汪，汪，汪……号，号，号……

拾起破烂的被，

她遮住了身边的乖儿，

小孩哇的一声惊醒了——

“妈，妈……是什么？

暗，暗……什么都看不见；

妈，妈……我怕！”

“睡吧，宝宝！

快亮了，

不要怕！”

沙，沙，沙，号号号，

汪，汪，汪，号号号！

黑暗，大风，狗吠……

母亲想起了青，

想起她心爱的失踪儿子。

用着慈爱的心，

母亲一边轻拍着身旁的宝宝，

一边低诉着——

“青，儿子，你回来吧，

家里虽然苦，

有我们的双手，总不缺你吃的米，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远离乡里？

是他——那凶恶的兴，

他拿钱放利得罪了你？

是他——那多田的荣，

他抽收租谷触怒了你？

是他——由南洋回来的英，

他有钱买势恼恨了你？

.....

青，儿子，

他们会跟祖宗，风水强，

怪不得他们！怪不得他们！

——何苦和他们作对，青！

有钱有势哪个不怕？

有钱有势哪个不把你恭敬？

归来吧，青！

你没有对他们做什么，

纵是有，看你上代的面，
他们也会饶赦你的。
在家里，你可以安心做工帮家；
你只要安心的做，
菩萨照顾我们，一天三餐哪用怕？
青嫂子也大了，
青，你该当归来呵！
上年，你突的丢弃了家，
你没有告诉我，
对她也没有提及半句话，
她急得暗地里流泪，
她说前世没修今世惩罚她。
据说你和几位同乡跟了穷人军，
你们由此地跑到那地，
又由那城跑到他城；
慢说我家没风水，就是做官，
青，你就不要她
也不要白发的母亲？

.....

唉！黑暗，狗吠，风号.....

青，儿子，我想起了你！

.....”

沙，沙，沙，号号号！

汪，汪，汪，号号号！

三

沙，沙，沙，
号，号，号，
隐隐约约的，风在唱着答歌：
“母亲，母亲，母亲，
再不能屈服此生！
我们有的是力，有的是热血，
我们有的是万众一心的团结；
我们将用我们的手
建造一切，建造一切！
为什么我们劳苦了整日整年
要饱受饥寒，凌辱，打骂？
为什么他们整年饱吃寻乐，
我们却要永远屈服他？
为什么天灾人祸年年报？
为什么苛捐杂税没停过？
为什么家家使用外国货？
为什么乞丐土匪这么多？
为什么？……
为什么？……
农田里我们使用犁耙，
工厂里我们转动机车，
木匠，泥水……我们一群
谁说不是有力的创造者？

靠着我们的手，
什么也能够进行；
母亲，母亲，不要惊！
为着我们大众我离开了家，
为着我们的工作离开了你和她！
母亲，母亲，别牵挂！”

号号号，沙沙沙！

号号号，沙沙沙！

四

是山崩，
你声冲云霄？
是虎吼，
你把大地动摇？
是——
你——
——沙沙沙，号号号，
哦哦，原来是暗夜风声！

是大兵，
你踏过荒莹？
是乱军，
你在屠戮乡民？
是——
你——

——沙沙沙，号号号。

哦哦，原来是暗夜风声！

五

轰隆！轰隆！轰隆！

雷鸣！雷鸣！雷鸣！

沙沙沙，沙沙沙……

风雷声中

夹杂着一阵一阵的急雨音！

黑暗！黑暗！黑暗！

雷鸣！雷鸣！雷鸣！

闪电在空中突击，

黑暗中诞生光明！

黑暗！黑暗！黑暗！

雷鸣！雷鸣！雷鸣！

风雨声中

夹杂着晓鸡啼音！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写完

选自《茫茫夜》，国际编译馆一九三四年四月初版

茫茫暗夜报晓声

——读蒲风《茫茫夜》

仁 清

人民，在前进；革命诗人也在前进。读鲁迅先生二十年代写的白话小说，人们尚感到“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①。可当我们再咏诵三十年代蒲风作的革命诗歌《茫茫夜》等诗集的时候，却已清晰地听到了“鸡儿奏着凯歌，啊！光明展开了篇幅！”（《茫茫夜·从黑夜到天明》）的“晓鸡啼音”了！

中国的三十年代，是“今天和明天之交”^②的时代，也是“中夜鸡鸣风雨集”^③的“子夜”时分。因此，“诗人与‘夜’”这一象征性的文题，便成了一个时期的一些诗人们歌颂的中心。象征，不过是艺术家们对事物的影射；“是事物互相间的借喻，是真理的暗示和譬比。”^④因而任何“诗人与‘夜’”的象征诗的写作，无一不是他们对于“子夜”时代的思想感情和生活

① 鲁迅小说《明天》（《鲁迅全集》一卷《呐喊》）。

②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四卷《二心集》）。

③ 鲁迅《集外集拾遗·秋夜有感》（《鲁迅全集》七卷）。

④ 艾青《诗论》（《中国现代文论选》）。

信念的折光反映。当时一些自称为“纯粹艺术”家和“文艺自由”论者们，在由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战争”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在由于蒋介石继续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媚外政策而人民日趋深陷于水深火热的血淋淋历史现实面前，他们却背过脸去，实行着“火山跳舞”而醉心于“自我”天地里的“夜莺”低唱。什么“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徘徊。”（徐志摩《“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什么“幽夜茫茫地不明……我要与残月同沉。”（戴望舒《流浪人的夜歌》）等等。唯美倾向的诗歌，都在以“圆熟的外形，配合几乎淡到没有内容”^①——至多不过是那么一点“回肠荡气”的感伤情绪的抒发，或者是个人“不变的身边杂事、恋爱心理的加工”，以及“蝴蝶儿不住的飞飞，迷失了来时的归路”的游离现实的迷惘。人们从这些圆熟外形的诗里，既听不到时代的呼声，又看不到革命的脚步。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章法整饬、音调铿锵、句子匀齐的唯美倾向诗歌在“子夜”社会的初期出现不止是诗人个人经历、信念、思想追求的反映，而是“我们这错综动乱的社会内某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意识在文艺上的反映。”^②这些唯美倾向的诗歌，一时间不仅成为隔离人们现实斗争的“蚕头茧”，而且由于它将已经争脱了旧文学镣铐的新诗歌又重新套上了西洋“镣铐”，也将新诗与抗日反蒋的火热斗争隔离了开来。

文艺，作为“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早已

① 茅盾《徐志摩论》（《茅盾论现代作家作品》）。

② 茅盾回忆录[十六]《多事而活跃的岁月》（《新文学史料》1982年二期）。

过去了；革命的文艺随着时代的前进，已经成为“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①了。为了廓清唯美诗派给三十年代诗坛泛起的颓唐、迷乱、怀疑的迷雾，为了恢复和发扬新诗自“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以推动新诗的发展，为了推行诗歌大众化，发挥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感应神经”和“攻守手足”的社会作用，一九三二年九月，蒲风（原名黄日华）和穆木天、森堡（任钧）、杨骚、白曙、杜谈等诗友，在“左联”诗歌组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发起和成立了“中国诗歌会”总会，并分别于北京、广州、青岛及日本的东京等地设立了分会，开展诗歌理论的研究和繁荣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以遏止唯美诗派的逆流，推行诗歌大众化。他们在诗歌会成立的《缘起》里，针对唯美诗派逃避现实的诗歌创作倾向，公开地张扬起现实主义的创作旗帜：“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许许多多的诗歌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去，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接着，他们在次年春天自费创办的诗歌会会刊《新诗歌》的《发刊诗》里，旗帜鲜明地、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他们共同的创作主张：

我们不凭吊历史的残骸，
因为那已成为过去。
我们要捉住现实，
歌唱新世纪的意识。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鲁迅全集》六卷）。

.....

我们要用俗言俚语，
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
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所提出的“要捉住现实”，就是要求诗歌要歌吟中国人民反蒋抗日的现实斗争，以恢复和发扬新诗服务于现实斗争的优良传统；他们所倡导的“大众歌调”，就是要求新诗克服“五四”以来脱离工农群众的缺点，有分析地吸收西洋诗的格调，把诗歌普及到工农中去，使诗歌大众化，成为打击敌人、团结人民的有力武器。毫无疑问，“诗歌会”诗人们这些创作主张，对唯美诗派的污染是种净化，是新诗运动发展道途中传来的时代“足音”；它在预示着新诗的发展已经随着时代的步伐跃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了。

蒲风，是“中国诗歌会”最热心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是诗友们公认的“总干事”；也是“诗歌会”诗人们创作成就最突出的代表者。他不仅积极奔波于“诗歌会”的联络工作，认真组织“诗歌大众化”、“诗与现实”、“诗人在革命斗争中所负的任务”、“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等诗歌理论的专题讨论与研究，同时他还以不倦的多产诗歌创作，实践“诗歌会”的创作主张，以努力开创诗歌的新局面。写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发表于次年河北《新诗歌》上的叙事长诗《茫茫夜》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后，诗人又写了《农民阿三》等篇什和之前作的《扑灯蛾》、《地心的火》、《咆哮》等几十篇诗歌集成了名谓《茫茫

夜》的诗歌初集。稍后成集的还有《生活》、《钢铁的歌唱》、《摇篮歌》、《抗战三部曲》、《黑陋的角落里》以及长诗《六月流火》、《可怜虫》等。

蒲风诗歌初集里的《茫茫夜》，叙述了这样一个令人感奋的故事：在黑幕张挂、星月掩沉、云团乱滚的山村“半夜里”，一位白发老妈妈突然被撕裂山野的狂风与“汪汪”的狗吠惊醒；老人情不自禁地拾起惊落在地的“破烂的被”，蓦地想起和地主、买办作斗争而被迫出走参加“穷人军”的儿子——青！慈祥、善良的母性，多么期望儿子归来——回到妈妈的膝前，爱妻的身边！然而，母亲的期望所得到的却依旧是“沙沙沙，汪汪汪，号号号”的暗夜风声和惊人心魄的狗吠声——那是“大兵”“踏过荒茔”吧？那是“乱军”又在“屠戮乡民”吧？——老人为儿子一年来的“失踪”担心了！就在母亲忧心难眠的时刻，她听到儿子借风声在答话：“再不能屈服此生！我们有的是力，有的是热血，我们有的是万众一心的团结；我们将用我们的手建造一切，建造一切！……母亲，母亲，不要惊！为着我们大众我离开了家，为着我们的工作离开了你和她！母亲，母亲，别牵挂！”

诗人通过母亲暗夜思子和风儿为游子答话的故事，艺术地再现“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风里”的典型环境，为我们刻画了老少两代不同性格的农民形象：白发的母亲，虽然倍受着“凶恶的兴”的高利贷的盘剥，受着“多田的菜”的重租催逼，受着“南洋回来的英”买办的欺压，最后也只剩下“破烂的被”了，可老人只有夜半的“低诉”，把苦难与不平付于“风水”、神佑和天命。而儿子青，面对着帝国主义及其走